

走向勝利

周潔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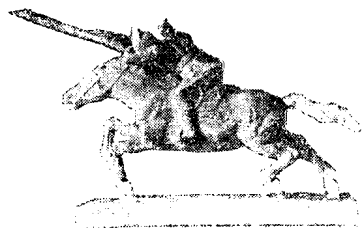


新文藝出版社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走 向 勝 利

周 潔 夫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走 向 勝 利

著 者	周 潔 夫
編 者	解 放 軍 文 藝 叢 書 編 輯 部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壹號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上 海 大 馬 路 一 三 〇 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705) [I II 110]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192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0 7/16
1954年12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20300 冊

定價 9,800 元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六年七月，蔣匪幫發動了全國性的反革命內戰，瘋狂地向解放區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勇敢、堅決的革命戰爭，在不斷消滅敵人和壯大自己之後，人民解放軍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就從防禦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

這部長篇小說所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它描寫了在東北，在一九四七年春季，駐在北滿的人民解放軍三次出擊松花江以南，有力地配合南滿的兄弟部隊，狠狠地打擊了敵人。它描寫了一九四七年冬季東北人民解放軍發動的規模巨大的冬季攻勢：在這次戰役中殲敵十餘萬，攻克了堅固設防的戰略要點四平街等重要城市，奠定了東北全境解放的基礎。

在這部長篇小說裏面，作者着重描寫了戰士方志堅怎樣從一個青年農民成為全團第一名戰鬥英雄的成長過程。同時，還可以看到活躍在戰鬥中的英明、勇敢的指揮員——師長李傳緯、團長王樹功的形象；可以看到在戰火中出生入死的李進山、楊占武等英雄的戰鬥員的形象。

一

早晨七點鐘，一列火車慢吞吞地駛進了哈爾濱車站。汽笛尖叫了一聲，二十來節車廂抖動一下，往前靠了靠，停在冷落的站台旁邊。從四五十個門裏，同時湧出一羣羣旅客和一股股熱氣，站台上頓時暖和多了。嘴裏呵出的白氣匯成雲朵，在人叢中飛升起來。

一節關得緊緊的悶罐車廂拖在火車末尾。待客車裏的人都走空了，那節車廂的鐵門才嘩啦打開，唵啦跳下一羣青年軍人，你推我擠地擁到站台上，站成個歪斜的二路橫隊。他們穿着嶄新的棉軍裝，戴着各色的皮帽子，穿着靴鞢●，斜挎着一式的新掛包，只是肩上缺少一件要緊的東西——槍。

最後下車的是個高個子，唯獨他的肩上揹着一支三八步槍。那人高顴骨，高鼻梁，戴一頂蓬蓬鬆鬆的白兔皮帽，沒有放下帽耳，因此身材顯得更高。寬大的臉上圍了半圈亂蓬蓬的絡腮鬍，差一點跟帽沿上的兔毛連接起來。他穩步走到隊列跟前，用寬亮的嗓門喊了聲『立正』，船一樣的靴鞢先後收了進去，併在一起。高個子迅速掃了一眼，發現多數人過分緊張，

不是胸脯過挺，就是頭抬得太高，隊列變成一條曲綫。他鎖起濃眉喊了聲『報數』，却省了個『向右看齊』的口令。他認爲這個口令是多餘的。

尖細、洪亮、低沉、粗啞的聲音接二連三地爆響，一頂黑狗皮帽子往左甩了甩，拋出個數字，下手的淡黃臉漢子沒有張口，聲音中斷了，隊列中有人發出笑聲。戴黑狗皮帽子的細長個子急了，尖聲重複了一遍，同時抬起胳膊撞了撞緊鄰，淡黃臉漢子才用受驚的聲音叫出：『十七！』在繼續報數聲中，後排一逕發出吃吃笑聲。

最後一伍報完數，後排末尾有個沙喉嚨叫：

『老洪！後排少一名。』

有人咕嚕了兩句：

『還叫老洪哩！你沒有穿上軍裝？』

高個子好像什麼都沒聽到，拉住槍皮帶走前一步說：

『同志們！不累吧？』

『累倒不累。坐了三天火車，兩條腿都快坐斷了。』這話又引起一陣吃吃笑聲。

『不累咱們就趕路。走一走，腿就活了。』

淡黃臉漢子聽說要走，急忙往前跨了一步，搓着骨節粗大的手說：

『老洪，我有個親戚在街上，想去看看，……』

『算啦算啦，誰都有一親半故，咱們不是望親戚來的。』後排有人嚷起來，打斷他的話。戴黑狗皮帽子的細長個子一伸手，把他拉回原位：

『到了部隊捎信吧。』

高個子走到淡黃臉漢子跟前，拍一拍他的肩膀：

『方世興，到了部隊我給你寫信。說你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叫你的老丈人寫慰勞信來，好不好？』見方世興垂下眼眉不答話，便放大聲音：『還是趕路要緊，對不對，同志們？』

『對！對！』

『走！趕路要緊！』

『早到早抗槍！』

隊列裏轟轟一片聲喊叫。雖是零亂，却滿有精神。高個子笑了笑說：

『可得走整齊呵，別讓城裏人笑話。』說罷抵住槍皮帶，甩開一支空着的長胳膊，帶頭走了。

這列穿着新軍裝的隊伍走出火車站，穿過結了薄冰的柏油馬路，向南走去。本來他們還

可以換車，再坐幾站火車。可是近來軍運繁忙，火車不準什麼時候有，說不定還不如走路快。

再則高個子老洪有個打算：該讓同志們練練腿勁，增加一筆當革命軍人的資本。

哈爾濱的早晨不但冷，而且冷清清，離火車站越遠人越稀，走好久才能遇見一輛敞篷馬車，或是一兩個行人。這也難怪，杜聿明天天吹噓要進攻哈爾濱，特務乘機搗亂，經常在清早黑夜打黑槍，市民們沒事很少出門。剛一開頭，這羣青年軍人還記得老洪在臨出車站前吩咐的話，規規矩矩地成兩行行走，不敢亂了隊形，讓城裏人笑話。現在見道上人稀，隊伍裏就起了悄聲低語。方世興搶前兩步，半仰起頭，打問戴黑狗皮帽子的細長個子：

『志堅，到前方得走多少天？』

『聽洪同志說：慢則十天，快則八天。我只盼明天就到，』方志堅邊走邊說：『人長雙飛毛腿多好！』

方世興嘆口氣說：

『火車能直通前方就好了。往後回家也方便。』

方志堅飛快地用尖利的眼光瞟了瞟他的淡黃臉：

『喲，沒到前方就想開回家的事了。瞅人家洪同志，從關裏打到關外，打了日本打「遭

殃」，一口氣也不歇。爲咱們鬧翻身，一個人揹着棵大槍，翻溝越嶺，這屯轉那屯，熬夜熬得眼紅臉青，忙了三個多月，哪天聽他講過掛家的話？」

方世興又嘆了口氣說：

『老洪是千錘百煉一爐鋼，咱怎能和他相比。』

『你不會學他？』方志堅有點不耐煩，說話時解開下巴下面的帽耳結子，捲起帽耳，露出年輕的五官均勻的全臉。

方世興沒答話，低下眼睛。

他倆是遠房的叔伯兄弟。方志堅今年整二十，原先是屯裏自衛隊分隊長，喜歡唱樂笑鬧，屯裏的年輕小伙子都樂意跟他玩。方世興就不然。自衛隊員們常跟方志堅開玩笑說：『往後別叫他二哥，乾脆叫他二叔得啦！』從這句話裏就可以看出方世興的性情來了。不過方世興也有一般年青人沒有的長處，比方他的衣兜裏不但裝着足夠的捲煙紙，還裝着足夠一天吃的乾糧。他的背包也比別人大，光韃韌草就裝了四五斤。

『剛才虧你好意思在大夥面前提出來去望親戚。人家說起來咱倆總是叔伯兄弟，把我的臉也丟了。』

方世興沒有答話，掏出一疊裁得很整齊的捲煙紙，檢了一張，從油膩膩的煙荷包裏倒了

些煙末子，往地上一蹲，捲起煙來。方志堅沒有停步，在隊伍最前面晃動的黑槍管吸引着他。屯裏成立自衛隊以前，他就擺弄過老洪的步槍。

他盯住那管熟悉的黑槍口，走着走着，兩旁的洋樓消失了，出現密排的樹行，城市給丟在後面。在光禿禿的樹行後面，攤開收割過的田地，一股土地的氣息鑽進鼻孔，腦子裏自然而然地湧起個活蹦鮮跳的場景：剛分到活閻王白增福家兩垧好地的晚上，娘和弟弟蓋着滿是樟腦味的新被子睡下了。爹坐在炕上一股勁抽旱煙，兩眼死盯着窗戶，一會點頭，一會微笑，一會又抽口氣說：『三十年，啊，三十年，汗珠子積起來能裝滿一塘子呵！』坐到燈油快盡，猛一把抓住他的手說：『走！咱們再去看看！』爹的手火燙滾熱。走到自己的地頭上，沿着地邊繞了個圈，爹掏起把土聞了聞，送到他的鼻子跟前：『多香啊！』他真的聞過一股濃烈烈的香味。

這股香味現在又沖進他的鼻子。他望着展平的田地，好像遇見了一個知心好友。待他把眼光重新轉到黑槍管上，它變得晶亮耀眼，更加愛人了。喔，原來太陽已經爬過樹頂，把陽光射在槍管上了。

後邊，有個愉快的聲音唱開了歌子：

騎上大馬挎起槍，

青年好漢上戰場，

唱到這裏，有幾個聲音加進來。原先那個沙喉嚨把聲音提得更高，聽起來使人耽心它會破裂。

父老的話兒記心上，

打垮反動派保家鄉。

這個歌子是洪同志教的。屯裏的青年和兒童們都會唱。方志堅喜歡這支歌，不過講不出道理，興許是因為它很實在。反動派仗着美國鬼子的狗勢，總在吵叫着要打過松花江。你不去消滅它，它就會打過來。那時家保不住，身也翻不穩，自己就是抱着這份心思參軍的。臨離家時，爹對他說：『孩子，別丟方家的臉，早日打垮反動派，早日享太平。』這支歌不是很實在嗎！

這羣青年軍人一唱開頭就很難收尾。他們唱了一個又一個，把肚子裏的新歌子都倒完

了，才用一陣咳嗽來結束。歌一唱完，勁也鬆下來了，有的捲煙抽，有的扯談，隊伍分成了好幾截子。

一個金頂子屯的小伙子，在火車上跟方志堅搞熟的，此刻正走在他的旁邊，悄聲地問他：『真跟敵人打起來，你怕不怕？』

方志堅把嘴嚙成個圓形，指着那頂搖擺的白兔皮帽說：

『他能，咱也能。反動派也是一個鼻子兩個眼，頭頂上沒多長一支手，怕什麼！』

『你猜猜我看？』

『怕！』

『怕？』那個小伙子把眼睛睜得溜圓，『我怕打不上敵人呢！在後方打中央胡子●真不過癮。』

『喔喲！你比老洪還厲害。』方志堅大笑起來。

走在最前面的洪永奎排長跨着大步，腦子裏片刻也安靜不下，不管是想到過去或是將來，他覺得責任越來越重地壓在自己的頭上。

●東北人民把受了蔣匪委任的土匪叫作『中央胡子』，有時也用這來稱呼蔣匪軍。

當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全面地發動內戰以後，中國共產黨東北局決定派兩萬五千名幹部下鄉發動羣衆，他也在被調之列。他雖然本心不願意離開部隊，這一聽說這是目前黨的迫切任務，就二話不說，帶上大槍，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隊。一下鄉，就跟農民們一塊下地鋤莊稼，跟貧雇農打成火熱一片。經過工作隊的宣傳教育，鎖住莊稼人腦門的鐵鎖，一把一把地給打開了。金頂子，銀頂子，方家窩棚……的貧雇農燒起了千丈火燄，一個個挺起腰板，聯合起中農，鬥爭了世世代代騎在他們脖子上的地主惡霸，搬回一袋袋快發霉的糧食，要回了自己長年流過血汗的土地。他看到農民的勝利，滿心歡喜，好像在戰場上打了勝仗一樣。正當他的感情跟農民們的感情融在一爐，差不多忘記部隊的時候，縣的黨委會轉來了調他回部隊的命令。他回到縣上，縣黨委書記要他把一批新參軍的戰士帶到前方。他們都是翻身農民，有一部分原來就認識。他們穿上軍衣，成了部隊的有生力量，跟自己的關係更親了一層。可是他們過得慣軍隊生活嗎？瞧他們眼前的模樣，站隊站不好，隨便嘻嘻哈哈，游擊習氣！不對，談不上游擊習氣，乾脆都是農民習氣！應該提高他們，在路上先打個底子。

他回望了一眼，人們三三兩兩地糾在一起，摩肩擦背，笑談打鬧。方世興掉在後面兩丈遠，正在往嘴裏塞東西，看起來簡直不像個隊伍。不行，得讓他們鍛鍊鍛鍊，他揚起長胳膊，喊出口令：

『一，二，一！一，二，三——四！』

方世興把吃剩的饅饅塞進口袋，跑步趕上隊伍。原來成單行走的，三四個人成一行走的，有的退後，有的向前，成了雙行。在應和口令的齊聲高喊中，腳步整齊起來了。

洪永奎聽着整齊的腳步聲，滿心舒服。他轉過身來，舉起長胳膊使勁往下一劈：

『騎上大馬跨起槍，——唱！』

騎上大馬跨起槍，

青年好漢上戰場……

雄壯的歌聲合着腳步在田野上震盪開了。洪永奎被心愛的旋律所激動，愉快地加入了由自己開始的合唱。

洪永奎排長把這批新戰士帶到部隊。他自己被調到師的戰術輪訓班去學習。新戰士三個一堆，五個一羣地分散到各個連隊。

方家窩棚來的兩個翻身農民，被分配到第二連。方世興分到五班；方志堅分到二班。

方志堅是被二班長李進山接到班上去的。李進山一邊問他的出身履歷，一邊打量他的渾身上下，弄得他不好意思，只得低下頭答話，斜眼回看班長。班長的年歲不比他大多少，蠶眉大眼，瘦精精的臉盤中間安一管鷹爪鼻，渾厚中帶着英氣。皮帶和綁腿都紮得緊繃繃的，脚下登一雙新靸鞋，走起來一溜一滑，不大習慣，不像關外人。講話的腔調有些像老洪，興許也是山東人，可是他不敢動問。到了新地方，有點拘束。

一路上見屯道上散着乾硬的羊屎，草房像一盤散亂的棋子，東蹲一間，西蹲一間，地頭上插着新的木橛子，一看就明白：這地方剛分過土地。他們走到一個丁字路口，路口豎着禿了的獨立楊樹，樹底下有個結了冰溜的井台，在那裏拐了彎，走向一間低矮的茅草房。離門還

有兩丈遠，李進山就敞開嗓門高喊：

『新同志來了！』

草房裏奔出一夥人，方志堅還沒辨清他們的眉目，那夥人就你拉我扯地把他擁進房裏。進了裏屋，又不容他細看，幾支熱呼呼的手按着肩膀，把他按在炕沿上。剛坐定，一碗熱騰騰的開水就端到跟前。燃着草灰的石盆也搬了家，從炕梢搬到他的身邊。這些動作來得好快，想攔攔不住，想辭辭不了，他只好一一接受了。那夥人手快嘴也快，七嘴八舌地爆出一連串問話。李進山擺着手說：

『別忙。先認識認識。』

嘈雜的聲音靜下來。班長先把新戰士介紹給老戰士，後指着老戰士提名道姓，一一介紹。不知道是慌亂還是興奮的緣故，方志堅連一個名字都沒記下。他只記得有個瘦伶仃的小個子，班長誇他是『神槍手』。待介紹完畢，他又冲着『神槍手』細瞅，見那人圓臉圓鼻子，兩條細眉毛合起來也是圓的，眉毛下一對貓眼睛烏溜睜亮，挺秀氣，看去不滿二十。

『都上炕！都上炕！』李進山一招手，首先登上炕頭，別的人跟着上炕，圍成個半圓圈。剛坐定，各種各樣的問話又像刨花似地飛出來。有的問後方怎樣鬧清算鬥爭；有的問他家裏分了多少地；年輕的『神槍手』問他短缺什麼東西。李進山趁機插說：

『還用你問，眼一瞅就明白了。楊占武，你有什麼餘富的東西？』說罷跨到炕梢，打開個白包袱皮埋頭挑揀。

『神槍手』楊占武一脚跨過兩個人，搶到炕頭，打開一個包袱。別的人也一哄散開，掏摸各自的背包和掛包。方志堅正摸不清頭腦，見班長遞過來一件白布襯衣。那一邊，楊占武塞過來一條疊得方方正正的灰軍褲，別的人也拿着毛巾、肥皂、單軍衣，亂紛紛地放在他的腿上。方志堅像馬駒子似地蹦起來，把肥皂手巾撒了半炕。他漲紅個臉，連連搖手說：

『那哪能！那哪能！』

背後，側面，立地伸過幾隻手，把他按在原位上。李進山挪近一點，按住他的膝蓋說：

『你缺東西用，我們有多的，你就得收下。往後你有啥多的，我也不客氣問你要。』

楊占武閃着貓眼睛說：

『我剛來的時候，班上同志也是這麼待我的。你不收，就不像自家人了。』

方志堅猛一陣心酸，眼眶子裏浮上眼淚。怕同志們看見，趕緊抬起頭，望着屋樑。那掛在屋樑上的金黃的苞米串分不清是十串還是八串，合在一塊，直在眼前打轉。他想說幾句道謝的話，可是話哽在喉嚨裏說不出來。

有人敲着窗戶，傳來嫩聲稚氣的尖叫：